



人民在战斗

俞林 著

人 民 在 战 斗

俞 林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一九四三年，日寇對晉察冀根據地的中心區——阜平，進行了瘋狂的大“掃蕩”。當地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在沙河兩岸展開了英勇頑強的反“掃蕩”鬥爭。他們在最艱苦的環境裏，用種種方式同敵人進行了不懈的戰鬥，終於擊潰了敵人，捍衛了家鄉。“人民在戰鬥”這部長篇小說，正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根據地人民這一段最艱苦、最光輝的戰鬥生活。它描寫了人民在戰鬥中可泣可歌的英雄事蹟，並顯示出人民的力量是永遠不可戰勝的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416 字數322,000 開本850×1168 耗 $1/32$ 印張 $9\frac{9}{16}$ 插頁2

1956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45001—52200冊

定價(5) 0.95元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动力。

战争教育了人民，人民将贏得战争，贏得和平，
又贏得進步。

——毛澤东

有一座山城，它並不比平原上的一個鎮子大，城門已經坍塌了，只剩下可以走人和車輛的關口，城牆也殘缺不全了，有的地方還種上莊稼。窄窄的街道上鋪着高低不平的石子，街兩旁的房子都是石頭的，圍牆也是石頭的，就好像它四周的山一樣，到處都是石頭。

如果爬上城西北的大白山，你就會望到一片山的海洋，山峯起起伏伏，是這海洋的波浪，一直望到煙霧迷茫的天邊，也絲毫見不到平原的影子。一條沙河從西北方流下來，像一條銀鍊似的，在山峯的波浪里時隱時現，流到大白山下，就緊貼着城南，一直向東流去。河兩岸有綠油油的稻田和密密的楊樹林，也有光禿禿的沙灘。

如果你再仔細往腳下看看，就會發現城東南面有一個渡口，這裡的水最淺，不斷有人涉水過河。那一個穿着藍短褂、揹着白背包的人，剛從河南過來，正在河邊穿鞋子，看樣子是一個到城里開會的區幹部。一個揹着馬槍的年輕戰士，牽着一匹不肯下水的大洋馬，正要過河南去，那大概是八路軍的一個通訊員，帶着什麼緊急的公文，從城里趕回部隊去。再看那河中間，那羣手拉着手在浪花里蹚水的小夥子們，水都濺到吊在脖子上的大槍和頂在頭上的衣服了，他們正得意地唸哨着，這該是到城里來集訓的民兵吧？沿着河來了一羣毛驢馱子，走在前邊趕牲口的是一个十多歲的孩子，後面跟一

个花白鬍子的老大爺，再後边是兩個年輕的姑娘。这該是运公粮的了……

这时你就会看出来：这里并不是一个荒涼的野山，在这里沸騰着動人的生活，做为这个生活的中心的就是这一座山城。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城，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唯一的一座城，是一座堡壘，是經過敌人多次燒殺、破坏，但却永远不能佔据下去的阜平城！

阜平城是有革命傳統的，抗战前紅二十四軍曾一度佔領过它，建立过短期的紅色政权；抗战開始不久，八路軍就从平型關來到这里。一九三八年一月在这里成立了晋察冀边區政府。这是插到敌人心臟上的一把利劍，从那時起，被敌人層層包圍的晋察冀人民就沒有停止过和敌人的戰鬥。

人民身上蘊藏着多少力量啊，他們一旦从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來，就創造了驚天動地的事業。

人民在戰爭中站立起來了，英勇的抗战已經進入了第六个年头。

第一章

沙河兩岸茂盛的稻子閃爍着綠油油的光芒。稻田兩邊，靠近山根，是長滿玉米、高粱、芝麻和穀子的旱地，玉米葉帶了黃色，遮不住尺把長的玉米棒，高粱穗像一團團的紅火球，沉甸甸地向一邊歪着。風從莊稼棵里吹過來，怪悶人的。

稻田邊被樹木遮蓋着的大路上，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，胳膊下夾着一個包袱，一隻手提着鞋，光着瘦小的腳在沙灘上跑。她個子雖然高高的，但瘦瘦的身子還帶着滿多的孩子氣。頭髮剪的短短的，齊眉穗下面的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不停地東瞧西望，好像怕叫別人看見自己光腳跑路似的。等跑到水渠前，把鞋往地上一放，一屁股坐在青石上，把沾着泥污的腳伸到清涼的水里去。雖然喘着氣，但發光的臉上仍然流露着興奮的神色。這因為剛才像孩子似地撲一隻花蝴蝶掉到稻田里，沾了兩腳泥，急忙像野馬似地跑到水渠邊的事，竟沒有被人碰見。

她洗淨瘦小的腳，穿上鞋，正經地四下看看，就離開沙河沿，轉向一條山溝走去。

這條溝叫栗樹溝，從溝口曲曲折折地上去，越走越高，越走

越窄，石头越來越多，田地越來越少，直到在半山腰的溝掌^①，足有十二三里。

溝掌虽然地少，却住着一家人家，这里的主人幾十年來，把这片乱石堆開拓出來。緊靠着山坡用石头壘起一小塊一小塊的梯田，有的要壘丈把高，再一籃一筐地把土从山下揸上來填成平地。这里和大河沿一样，也等待着丰收。就在这高高低低的梯田里，高粱、穀子、豆子、玉米，都快熟了，斜坡上長的是綠油油的蘿苣、蔓菁，不能种莊稼的砂溝栽的滿是棗樹、柿子樹和栗樹，今年的棗又肥又大，半青半紅的掛滿了枝子，青柿子密稠稠的，把枝子压得弯弯的，早熟的栗子，帶着有刺的殼子落下來，滾到結了籽的草叢里。坡头、地角和路边都爬着長長的北瓜蔓，葉子多半焦黃了，遮不住像盖着一層白霜似的大北瓜。

这里的勤劳的主人叫梁老位，今年已經七十歲了。他正在菜地里摘西紅柿（这是八路軍來了才兴起來的一种蔬菜），滿是皺紋的臉和裸露着的胳膊，晒得黑黑的，和他周圍的石头泥土的顏色一样。他怀里兜滿了西紅柿，站起來，原來他腰板还是挺直的，看看偏了西的太陽，用他那沙啞的声音向豆莢架後面喊道：

“還沒摘够嗎，糶梅？”

“够了！”从豆莢架的綠葉叢里露出一個年輕的女人的臉，從她寬寬的鬢角，濃濃的眉和烏黑的眼睛上，就可以看出是梁家的閨女。她是老位的孫女，村長張守信的兒媳婦，丈夫參了軍，本人是村妇救会的副主任。她答应了爺爺一声，就提起滿滿的一籃豆莢，跑到爺爺跟前，兜起衣襟，把爺爺摘的西紅柿接過來。

原來梁家今晚安排吃團圓飯。前天在部隊里的二孫子梁榮武

① 溝掌：山谷的最深處，接近分水嶺的地方。

回來了；三兒子梁生林，本縣的縣委副書記，也答應今天回來，看看多年不見的任子。老位要親自摘回菜來，叫耀梅娘多做幾樣吃的，一家人好好地过一个晚上。

耀梅提了菜跟着爺爺回家來，走在前面的爺爺走到一棵柿子樹底下，突然站着，打量了一陣就伸手抓住頭上的一枝樹杈，想摘幾個柿子，偏偏差一點够不着，枝子的彈力很大，不管他使多大勁往下拉，還是摘不到手，耀梅想去幫爺爺，無奈怀里，籃子里滿是菜，騰不出手來，老位到底上了年紀，只好把樹枝放回去。

耀梅不知道爺爺為什麼要摘青柿子，但也不便多問，就要放下東西去幫爺爺，這時只見坡下來了一個瘦長的姑娘，挾着一個包袱，一步高一步低地爬上來。

耀梅立刻認出是她婆家的妹妹，連忙喊道：

“桂英，桂英，快來搭把手！”

桂英就是剛才在沙河沿大路上洗腳的那位姑娘，听嫂子一叫，就連躡帶蹩地過來問：

“幹啥，嫂子？你那點東西就拿不動啦？”

耀梅向柿子樹扭頭說：

“哪是幫我，爺爺要摘柿子。”

桂英興沖沖地一躡就拉下一條枝子來，拉得枝條咣咣直响，她却像沒費一點勁似的。

老位嘆口氣，上前撿着大個的柿子摘起來。

這時耀梅小聲地問桂英：“你來幹啥？”

桂英撇了撇嘴說：“還不是為你？”說着用嘴努一努腋下挾的包袱，“娘找出來的幾件衣裳、襪子，叫榮武哥捎給我哥，哼，你就不該想着他點？叫我爬這十里的大山！”

耀梅不覺紅了臉搖搖頭說：

“他們不是一部份，叫人往哪捎？”

“捎到捎不到，反正我是為你來的。”

耀梅最初的不自然已經過去了，却向桂英反攻了過來，故意帶嘲弄的口吻說：

“別檢着好听的說了，我知道為哪個來的！”

桂英的臉却騰的飛紅了，早忘記自己拉着樹枝子，撒手就追嫂嫂。枝子立刻彈了回去，老位剛够到手的一個大柿子，突然從手邊飛走了。老人不由嗔怪地說：“看，這兩個瘋丫頭！”可並沒有生氣，抱着摘下的幾個柿子，跟着兩個追逐的孩子往家走。

耀梅忽然停下來，和解地向桂英說：

“別鬧啦，看爺爺的柿子摘够了沒有。”

老位向她們翹翹下巴說：“够啦。”

桂英拾起地上掉的豆莢，把嫂嫂的籃子接過去，拉着耀梅，一陣風似地往家跑去。

老位在後面看着年輕的人們這樣活潑、愉快，就不由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，想起他這困苦的一生，望着這兩個年輕人的背影，不由自主語起來：你們趕上多好的年月啦，像燕兒一樣，翅膀展得大大的，聲音叫得歡歡的，哪里你們飛不到呢！飛吧，儘管往高處里飛吧！

等他爬上只有幾間土房的小平台的時候，耀梅、桂英早進屋了，屋前大栗子樹底下蹲着兩個人，這就是從部隊上告假回家的孫子榮武和當民兵的小孫子榮俊，兩個人又擺弄着那丟不開手的地雷呢！弟兄倆長得一模一樣，除了那屬於梁家人所有的高腦門、濃眉毛和四方臉，兩人都有一雙由母親傳下來的亮眼睛。

榮武見爺爺來了，就要站起來，偏偏榮俊拉住他不放。

老位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向荣武說：

“唉，在外边还没擺弄够？回家也不閒着。”

荣武笑着拍拍身上的土說：

“荣俊哪肯叫人閒着，他要給我顯顯本事呢！”

老位坐在樹下的青石板上，放下柿子，裝了一袋煙，慢慢地抽着，兩眼總不離開荣武。和弟弟繼續擺弄地雷的荣武，已經感到爺爺的这种眼光，覺得老人像有什麼話要和他講似的。果然，老位抽完一袋煙，把煙灰在石板上磕出來後，說道：

“荣武，過來，咱爺倆說个正經事。”

荣武也好像等待着爺爺說這句話似的，連忙过去坐在爺爺对面。荣俊失望地把地雷抱到窗台上去，拍拍手上的土，也湊过去，听爺爺要談什麼正經事。

老位一边裝着煙，一边向荣武說：

“也沒別的，爺爺上了點歲數，知道的少，你出去了幾年了，事情見的多，把外边的事給你爺爺講道講道，叫我豁亮豁亮。”

荣武拉拉軍裝上身，清清嗓子，一時不知道从哪里說好，看看爺爺正閉着眼抽煙，顯然在等着他。不由說道：

“爺爺，我也知道的不多，我爹在村里工作，其实，他啥都知道。”

“你爹一天忙的不着家，我可不指望他講！再說他也沒你跑的地面寬。”

“爺爺，你想听啥你問，好不好？”

“問？嗯，好，那你就先講講这胡宗南吧，这狗日的倒是安的啥心思？”

不等荣武開口，荣俊就搶了先：

“安的啥心思？哼，我們趙隊長說：調動河防大軍，包圍陝甘

寧，想打內戰唄！”他說的趙隊長就是民兵中隊長趙瑞。

老位用煙袋向小孫子揮了一下，說：“你少說一句吧，我要听你哥哥講。”

榮俊不服氣地看看哥哥，榮武摸着嘴巴，猜想着爺爺的心思，忽然站起來說：

“爺爺，這樣說吧！胡宗南、蔣介石這号人，打一個比方說：就好比咱村的張樂山，往年收租子放賬，啥不是憑他一句話？如今咱們窮人說話算數了，又減租，又減息，氣得他乾吹鬍子瞪眼。你說，爺，張樂山整天價想啥呀？”

“想啥？”老位把腳在嘴角的煙袋拿開，啐了口痰，說：“還不是想從前那工夫，轎上來，轎上去，在咱窮人肩膀上走大路。派頭有多大！財主的心思，我明白。”

榮俊這時候又忍不住地插了嘴：

“趙隊長說：國民黨，地主都是一勢兒。嘴頭子上抗戰，心眼里可恨不得投降。”

這次爺爺並沒有打斷他。原來，今年六月間，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，胡宗南把黃河沿上的河防大軍，調到陝甘寧邊區周圍，面向着八路軍，屁股對着日本人，內戰危機，大有一觸即發的形勢。解放區到處召開反對內戰的羣眾大會，老位開會回來就在心中唸叨這件事，听兩個孫子這樣一講，似乎想出了些道理。

“他們是不死心呀！可毛主席怎麼說呢？”

老人說這話的時候，好像榮武是剛從毛主席那兒來的似的，榮武知道如果說自己沒有見過毛主席，爺爺是不會相信的，他於是有意含混地說：

“上級常常說：咱們堅持抗戰，道走的正，再說，咱們又有力

量，要理有理，要力有力！國民黨要打內戰，頭一條就理虧！全國的羣眾誰不反對？國民黨現在呀，是又想伸手又怕燙着！”

榮武說着豪邁地笑了，榮俊也跟着笑起來，老位也受了他兄弟倆的感染，微笑着說：

“這樣說，原來他們不能想咋辦就咋辦，碍他們手的事還不少呀！”

太陽快擦着西山頂了，耀梅的娘（全村人多半叫她生海孀子）已經把菜飯安排好了。可是還有三個人沒回來，一個是耀梅的爹，梁生海，他是黨支部書記，大清早就到沙河沿上的主村^①張家莊開會去了，原說下午就回來的；另一個就是耀梅的三叔，縣委副書記梁生林；第三個是老位的大孫子梁榮彥，是老位死去的大兒子梁生江的兒子，村里的游擊組長，也是大清早到主村去的。

平日梁生海和梁榮彥叔侄倆到下邊開會，常常半夜回來。正像他們說的：這十幾里的山路闔着眼也能走了。除了生海孀子常常坐在黑暗的炕頭上等着他們，別人是看不在意的，可是今天都不耐煩地望着西山頂上的太陽。

桂英早拉着耀梅向下面溝里望了好多回了。後來生海孀子也悄悄地到“石梯”^②邊望了兩回，但儘量掩藏着自己的不安。兒子參軍三年了，好容易回來在家住三天，偏偏村里不斷開會，父子倆還沒坐在一塊說說話呢！今天說要早點回來，可是天這樣晚了，怎麼還不回來呢？

榮俊更沉不住氣，跳起來說：

① 主村，抗戰時管察冀邊區的行政村等於現在的鄉，包括十多個自然村，村政府的所在村叫主村，通常是較大的一個村莊。

② 石梯，山路很窄很陡的地方，本地人稱石梯。

“我下去看看，拉他們回來。”

這正投了桂英的心，跟着跳起來，

“走，走，我也走！”

太陽已經下去了，山溝里陰暗起來，只有高高的銅鑼寨頂上還有一抹淡淡的紅光。這時兩個年輕的往下跑，耀梅，榮武也要跟去。老位攔住榮武說：“咱們說話，叫他們跑去。”榮武只好留下。

耀梅剛追上桂英，前邊榮俊就喊起來了：

“回來了一個！榮彥哥，榮彥哥！”

和耀梅手拉着手剛走了兩步的桂英突然放遲了脚步。耀梅笑着問道：

“你怎麼啦？”

“我？沒什麼，怎麼，怎麼生海叔沒回來？”

“你問我？你問問榮彥哥嘛！”

桂英把嫂嫂的手一甩，賭氣似地說：

“問就問，你當我不敢？”

這時梁榮彥蹬蹬地上來了。桂英的心就砰砰地跳起來，她暗自對自己說：“跟平常一樣，這有啥呀？這有啥呀？”可是就偏偏和平常不一樣，連氣都出不勻了。雖然天已經黑了，可是她好像不僅看到榮彥腰里繫的寬寬的皮帶，看到他揹着的大槍上繫着的紅纓子，還能看清了他那堅定的眼神和嘴角上自信的笑紋，其實她什麼也沒有看見。榮彥走得那樣匆忙，像根本沒見到她似的，氣喘喘地一直從她身邊過去了。

耀梅機警地說：

“看他急的，不是出了事？”說着就急忙跟着他爬上石梯，回家裏來。

家里已經點上了燈，榮彥一進來，高大的身子就遮去了半屋

子燈光，他摘下头上的毛巾，擦擦臉上的汗，看看周圍的人，像宣佈什麼機密似地說：

“要反‘掃蕩’了，鬼子在邊區周圍集結了四萬兵力，三叔從縣里打來電話，大河沿要立刻準備，大叔（梁生海）他們正開會，我還要回去，榮武，看樣子你跟三叔又見不上面了。”

屋子裡一點聲音也沒有，顯然這意外的消息把人們驚住了。是的，敵人準備秋季“掃蕩”的情報傳達過了，上級也佈置了搶秋和準備反“掃蕩”的工作，可是對一個等待着團圓的家庭說來，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意外和不幸呢？

一陣可怕的沉默過去之後，第一個行動起來的是榮武，他抓起了自己的背包就要連夜趕回部隊。生海孀子緊抓住兒子着急地問着：“幾十里大山，你怎麼走？”

“不要緊，娘，說不定部隊有行動。”榮武很冷靜地向娘解釋。

等榮武把背包揹起來，生海孀子就知道攔不住兒子了，不由喉嚨一哽，眼淚簌簌地流了下來，為了不叫人看見，急忙轉過身，到灶邊撿了幾個剛蒸好的乾糧塞給兒子，轉身又到屋角去拿棗麵、紅棗、煙葉，用布包起來，一樣一樣地放到兒子的挎包里。

老位本也想留孫子住一夜，可又怕說出口叫孫子為難，便把白天摘的幾個青柿子拿給他說：

“孩子，帶着吧，澀不澀，是家裡的物件。”

生海孀子把柿子也裝進挎包，再沒東西可裝，也就再沒法子留兒子多停留了，她忍不住要哭，可又不願當着公公的面，連忙伏在兒子肩膀上，輕輕地抽搐着，勉強沒有出聲。

榮武把娘輕輕地抱了一會，娘的頭從他肩膀上挪開，他向娘和爺爺說：

“我走了，跟我爹說一聲吧，三叔這回也見不上了，反‘掃蕩’

勝利了我再回來。”說着後退了一步，給爺爺和娘敬了個禮，告了別。

年輕的人們送榮武到駱駝峯，一路上大家把他圍在中間，又說又笑的，榮彥很羨慕地拍着榮武的肩膀說：

“老二，還是你好呀，當時參軍該叫我去。”

“可我去了也沒丟人呀！”榮武笑着說。

到了峯口，榮武向大家行了個舉手禮，轉身沿着山坡興沖沖地走了。大夥一直望着他轉過山角。

這時桂英和榮俊都“唉喲”了一聲，接着桂英叫苦地說：

“咋辦？我哥的衣裳忘了叫他捎去！”

耀梅哼了聲，說：“娘瞎操心，不在一塊，往哪捎！”轉向榮俊：“你唉的啥？”

榮俊原來早看中了榮武的甜瓜式的日造手榴彈，想用土造的和他換，白天沒好開口，現在已來不及了。但是他只向人甩甩手，沒有說明原因。

二

梁榮彥帶着耀梅、榮俊、桂英三個人連夜向主村張家莊趕來。

當他們趕到靠近栗樹溝口的一個山坡上，就影影綽綽地望到張家莊了，這是山里一個很不小的村子，背靠着北山根，南面對着沙河，足有二百多戶人家。沙河川在這一帶很寬濶，沿着河是望不到頭的稻田。這時河川里起了一層薄霧，經月亮一照，就像一張沒邊的輕紗帳似的，罩在這黑黝黝的莊稼上面。遠處平靜的河面上閃動着淡黃的光芒，近處的青蛙、螞蟥和蟋蟀叫成了一片。村子里有幾處燈火，一明一滅的，還傳來幾聲喊叫的聲音。

一進村，耀梅和桂英就急忙回家去了，榮彥兄弟兩個緊向村政府和民兵中隊部住的大院子奔去。抗戰時期每一個行政村有一個民兵中隊，所有的青壯年都算民兵，但是壯年只擔任抬担架、站崗、運公糧等抗戰勤務。執行戰鬥任務的只限以青年為骨幹的游擊隊或游擊組，梁榮彥雖然是游擊組長，但一到戰時，民兵中隊長就要親自把游擊組掌握起來。梁榮彥正因為負着這樣的責任，生怕自己晚了，越離中隊部近就越加快了腳步，誰知一到門邊，黑暗中和一個人碰了個滿懷，只听那人嗷嗷地叫起來：

“誰這樣硬？地雷都叫你撞了個窟窿！”

梁榮彥立刻聽出是爆炸組長張進勇，游擊組下邊分三個組，一個是爆炸組，一個是大槍組，另一個是偵察組。這個爆炸組是今年春天才建立起來的，榮俊就屬於這個組。

“進勇，是你呀！”梁榮彥和張進勇一同走進院子的時候，說：“你從哪兒跑來的，這樣快！”

張進勇身上掛着四個地雷，他本來長得四四方方的，這一來，更顯得粗實了。他氣喘着說：

“你也不慢呀！誰不是一接通知就往這裡趕！”

“誰知道情況嗎？”

“不是鬼子已經過來了嗎？”張進勇好像千真萬確似地說：“你知道，放過敵人，踩不响地雷，我們爆炸組可要負責！”

榮俊在後邊一聽，緊張了起來，想問問組長是不是立刻埋雷，可是他們已經走到中隊部的門口了。

中隊部里已經來了不少人，把中隊長趙瑞圍在中間，燈光也被他們遮住了。張進勇一進來，沒顧得細看就喊起來：

“中隊長，中隊長，地雷在哪兒埋？我們爆炸組的還缺誰？”一眼看到副組長趙連，在一邊縫着一條破裹腿，不由對他說：“看你